

「美国」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
杜先菊 译

EXTREMELY
LOUD
CREDIBLY
CLOSE

特别响，非常近
JONATHAN SAFRAN FO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国」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

杜先菊 译

Extremely
Loud &
Incredibly
Close

特别响，非常近
Jonathan Safran Fo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0475

Jonathan Safran Foer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Copyright © Jonathan Safran Foer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别响,非常近/(美)弗尔著;杜先菊译.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009-9

I. ①特… II. ①弗… ②杜…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9665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仲召明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5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09-9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献给妮科尔，
我理想中的美丽

目 录

咋回事？ / 001
为何我不在你身边 / 016
古戈尔普勒克斯 / 034
我的感情 / 076
唯一的动物 / 087
为何我不在你身边 / 110
更沉重的心情 / 143
我的感情 / 177
幸福，幸福 / 190
为何我不在你身边 / 212
第六区 / 221
我的感情 / 227
独自活着 / 239
为何我不在你身边 / 267
一个无解问题的简单答案 / 296
我的感情 / 319
美与真 / 329

咋回事？

要不发明一种茶壶？茶壶嘴在冒热气的时候能够张开，合上，所以它能变成一张嘴，然后它能吹出好听的调调，或者演出莎士比亚，或者只是和我一起哈哈大笑。我可以发明一只能够用爸爸的声音阅读的茶壶，这样我就能睡着了。或者一套可以合唱《黄色潜水艇》的水壶，《黄色潜水艇》是甲壳虫乐队唱的一首歌，甲壳虫乐队是我热爱的人，因为昆虫学是我存在的理由^①(raison d'être)，raison d'être 是我知道的一句法语。我还有个绝妙的想法：我可以训练我的屁眼在我放屁的时候说话。要是我想特别逗乐，我会训练它在我每次放了一个特别缺德的臭屁的时候说“不是我！”。如果我在那个镜子厅里，就是凡尔赛宫里的那个镜子厅，就是巴黎郊外的那个凡尔赛宫，就是法国的那个巴黎，如果我在那个镜子厅里放了一个缺德的臭屁，我的屁眼会说：“不是我！”^②

要不发明一种小麦克风？每个人都把麦克风吞了，再放一只小喇叭在外套的兜兜里，然后麦克风就能够通过小喇叭播放我们心跳的声音了。晚上滑着滑板从街上滑过的时候，你能听见每个人的心跳，他们也能听见你的心跳，就像超声波一样。但有一件怪事我想知道：人的心会不会哪天同时起搏，就像住在一起的女人同时来月经一样。我知道女人的月经这件事儿，但其实我并不想知道。那样就太怪了，除了医院里小婴儿出生的地方听起来该像个游艇里的水晶枝形吊灯一样

① 下文中，“存在的理由”这一短语的原文均为法语。

② 原文为法语。

叮铃铃作响，因为小婴儿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他们的心跳协调起来，纽约市马拉松长跑的终点线会像打仗一样热闹。

还有，很多时候，你得尽快逃跑，可是人类没有自己的翅膀，或者是暂时还没有吧。那么，要不发明一件带鸟食的衬衫？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的第一次柔术课是三个半月以前。因为明显的原因，我对防身术特别好奇，妈妈也觉得我除了玩铃鼓外，另外能再有一项体育活动也不错，所以三个半月以前我上了第一次柔术课。班上有十四个小孩儿，我们都穿着很整洁的白衣服。我们练习鞠躬，然后按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姿势坐下，然后马克老师叫我到他那边。“踢我的私处。”他对我说。这让我觉得不自在。“什么？”^①我对他说。他张开腿，对我说：“我叫你踢我的私处，越狠越好。”他把手叉在身体两侧，吸进一口气，闭上眼睛，然后我就明白了他确实是玩儿真格的。“没门儿。”我对他说。我心里想：咋回事？他对我说：“来吧，伙计。踢毁我的私处。”“踢毁你的私处？”他仍闭着眼睛，但笑了一笑，说：“你想踢，也踢不毁我的私处的。这就是柔术。我们是在演示，一个训练有素的身体，可以承受得住直接攻击。现在来吧，踢毁我的私处。”我对他说：“我是和平主义者。”因为我这个年龄的大部分人不懂和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转过身对其他人说：“我觉得踢毁别人的私处是不对的。永远不对。”马克老师说：“我能问你点事吗？”我回过头来对他说：“‘我能问你点事吗？’这句话已经是在问我点事了。”他说：“你梦想过成为一个柔术大师吗？”“没有。”我对他说，虽然我已经不再梦想管理家族的珠宝生意了，可我也不想当柔术大师。他说：“你想知道柔术学生怎样才能变成一个柔术大师吗？”“我什么都想知道。”我对他说，但这也不再是实话了。他对我说：“一个柔术学生变成柔术大师的途径，就是踢毁他老师的私处。”我告诉他：“真是

① 原文为法语。

太有意思了。”我最后一堂柔术课是在三个半月以前。

我满心渴望铃鼓现在就在我身边，因为即使是想尽千方百计之后，我依然心情沉重，有时候，尽兴地拍一通铃鼓可以小有帮助。我能在铃鼓上演奏的最精彩的歌是尼古拉·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蜜蜂的飞行》，这首歌也是我为爸爸死后我得到的那部手机下载的铃声。我能奏出《蜜蜂的飞行》很了不起，因为在有些段落你得拍得飞快，这对我来说特别难，因为我还没有真的长出手腕来。罗恩主动提出要给我买一套五件的鼓。钱显然不能为我买来爱，但我还是问那种鼓里是不是有齐尔德日安^①牌子的钹。他说：“你要什么牌子就有什么牌子。”然后他从我桌子上拿走了我的溜溜球，开始用它做出遛狗的动作。我知道他只是想友好一点，但这还是令我火冒三丈。“这是我的^②溜溜球！”我告诉他，把球抓了回来。我真正想告诉他的话是：“你不是我的爸爸，你永远也不会是。”

死去的人在不断增加，而地球却保持同样的大小，总有一天，地球上不再有地方埋人了，这是不是很怪啊？去年，我过九岁生日时，奶奶给我订了《国家地理杂志》，她管它叫“那《国家地理杂志》”。她还送了我一件白色上衣，因为我只穿白色衣服，她送给我的衣服大得眼下没法穿，因为这样我就能多穿些年头。她还把爷爷的相机给了我，我喜欢爷爷的相机有两个原因。我问奶奶，为什么爷爷离开她的时候没有把相机带上。她说：“有可能他想让你得到这个相机。”我说：“但我那时负三十岁。”她说：“那又怎么着。”我从《国家地理》上读到了很有趣的事：现在活着的人，比人类历史上所有死去的人都多。换句话说，如果所有的人都想同时扮演哈姆莱特，他们演不成，因为没有足够的骷髅头！^③

① 名牌乐器制造商，以其钹而著称于世。最早由一个亚美尼亚人于十七世纪创建于土耳其，现在美国。

② 原文为法语。

③ 《哈姆莱特》中有王子手持骷髅头的情节。

那么，要不给死去的人盖那种头朝下的摩天大楼？它们可以盖在给活人盖的那些头朝上的摩天大楼的下面。你可以把人埋在一百层楼下，一个完整的死人的世界可以存在于活人的世界之下。有时候我想，要是能有一种可以上下移动，而里面的电梯却静止不动的摩天大楼，那可就神了。如果你想去九十五层，你只要按九十五号按钮，九十五层楼就会降到你面前来。另外，这种大楼非常有用，因为假如你是在九十五层，一架飞机撞在你下面的地方了，大楼可以将你带到地面，每个人就都会安全了，即使你那天把鸟食衬衫忘在家里了也没关系。

我总共只坐过两次豪华加长轿车。第一次很可怕，尽管轿车本身很棒。我不能在家里看电视，也不能在加长轿车里看电视，但汽车里有电视，这毕竟还是很酷的。我问他们能不能从学校旁边开过，这样牙膏和明奇^①就能看见我坐加长轿车了。妈妈说学校不顺路，我们去墓地不能迟到。“为什么不能迟到？”我问，我真的觉得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不能迟到？”尽管我现在不是无神论者了，但我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也就意味着，我不相信不能观察到的事物。我相信，一旦你死了，你就永远死了，你不能感觉到任何东西，你甚至都不能做梦。倒不是说我现在相信不能观察到的事物，我不相信。我只是相信事物是万分复杂的。而且，说到底，说到底，我们又不是真的去埋葬他。

尽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让自己烦扰，可奶奶不断地碰我还是令我烦透了，于是我爬到前座上捅司机的肩膀，直到他理睬我。“你的代号。是。什么。”我用斯蒂芬·霍金的声音问道。“你说啥呢？”“他想知道你的名字。”奶奶从后座上说。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

① 《星球大战》中人物，尤达大师手下的武士。

杰拉尔德·汤普森
阳光加长轿车公司

服务五大区
(212)570—7249

我把他的名片还给他，对他说：“问候。杰拉尔德。我。是。奥斯卡。”他问我干吗这么说话。我对他说：“奥斯卡的处理器是一个神经网络处理器。一个学习机。他和人类交往越多，学得就越多。”杰拉尔德先说了“好”，然后又说了个“吧”。我说不清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所以我跟他说：“你的眼镜肯定得值个一百美元。”他说：“一百七十五。”“你知道很多骂人话吗？”“我知道一些。”“我不能说骂人话。”“糟糕。”“‘糟糕’是什么？”“是个不好的东西。”“你知道‘狗屎’（shit）吗？”“那是句骂人话，对吧？”“你说‘臭臭’（shiitake）就不算骂人话了。”“可能吧。”“玉米豆汤我的巴尔扎克，沾点臭臭。”杰拉尔德摇摇头，笑了笑，但不是那种不好的笑，也就是笑话我的那种笑。“我连‘发包’都不能说，”我对他说，“除非我是真的在说一只用兔子做成的包子。你的开车手套很酷。”“谢谢。”然后我又想起了什么事，于是我就说出来了。“实际上，如果加长轿车特别特别的长，它们就不需要司机了。你可以走上后排座，穿过轿车，然后从前排座走出去，你也就到了你想去的地方。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前排座就是在墓地了。”“那我現在就该在看球赛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你到字典里查查‘滑稽’这个词，那就是你的模样。”

后排座上，妈妈在抓着她手袋里的什么东西。我可以看出她是在捏那个东西，因为我看得见她胳膊上的肌肉。奶奶在织白色的手套，

我知道这手套是给我的，虽然外面天气还没有冷起来。我想问妈妈在捏什么，她为什么把那个东西藏起来。我记得我当时还想道，即使我正在挨冻，也不会，永远不会，戴上那些手套。

“我想起来了，”我对杰拉尔德说，“他们也可以造出一种倍儿长倍儿长的加长轿车，后排座在你妈的阴道上，前排座在你的陵墓上，那这辆加长轿车就和你的生命一样长了。”杰拉尔德说：“对，不过假如每个人都那么活着，那谁也不能遇见谁，对吧？”我说：“那又怎么着？”

妈妈还在捏，奶奶还在织，我对杰拉尔德说：“我有一回踢过一只法国鸡的肚子，”因为我想让他发笑，因为假如我能让他发笑，我的心情也会轻松一点。他没说什么，可能是因为他没听见我说什么，所以我说：“我说我有一回踢过一只法国鸡的肚子。”“啊？”“它叫道：‘蛋。’^①”“什么意思？”“是个笑话。你想听别的笑话吗，还是你已经有了一只蛋^②？”他从镜子里看着奶奶说：“他说什么呢？”她说：“他爷爷爱动物胜过爱人。”我说：“明白了吗？蛋？^③”

我爬回后座来，因为一边开车一边说话很危险，尤其是在公路上，而我们正在公路上。奶奶又开始碰我，她碰我让我觉得很烦，虽然我并不想觉得烦。妈妈说：“宝贝儿。”我说：“哎。”她说：“你把我们的钥匙给邮差了吗？”我觉得她这时候提起这件事有点怪，因为这和别的事情一点都不相干，但我觉得她是在回避那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找点别的事情来讲。我说：“邮差是个女的。”她点点头，但不完全是朝着我，她又问我是不是把钥匙给了邮差。我点点头，因为在一切发生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对她撒过谎。我以前没有理由撒谎。“你干吗要给她钥匙？”她问。于是我告诉她：“斯坦——”她说：“谁？”我说：“看门人斯坦。有时候他会跑到街角去买咖啡，而我想确保我所有的包裹都顺利到达，所以我想，如果艾丽西亚——”“谁？”“女邮递员。如果她有钥匙，她就可以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里

D②③ 原文为法语。

面。”“但你不能把钥匙给陌生人。”“幸亏艾丽西亚不是个陌生人。”“我们公寓里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我知道。我们有一级棒的东西。”“有时候，看起来很好的人结果却没有你所想的那样好，你知道吧？要是她偷你的东西怎么办？”“她不会的。”“要是她就要偷呢？”“但她不会偷的。”“那么，她给你她公寓的钥匙没有？”很明显，她很生我的气，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或者说，即使我做了错事，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我肯定没想做错什么事。

我挪到轿车里靠奶奶那一边，对妈妈说：“我要她公寓的钥匙干吗？”她看得出来，我在拉上睡袋，开始自闭，我也看得出她并不爱我。我知道真相，真相就是，如果她能够做出选择，那么我们坐车前往的将会是我的葬礼。我抬头看着轿车的顶棚，我想象着顶棚发明之前的世界，然后我就琢磨：山洞没有顶，还是山洞就是顶？“下次有事你先跟我商量一下，好吗？”“别生我的气。”我说。我越过奶奶，将车门的锁来回开关了几次。“我没生你的气。”她说。“一点儿都没有？”“没有。”“你还爱我吗？”这时候提起这件事可不太合适：我已经将钥匙配给了必胜客的外卖员，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邮递员，还有绿色和平组织里的那些好人们，那样当斯坦去买咖啡的时候，他们可以把那些关于海牛和其他即将灭绝的动物的文章送到我家。“我比以前更爱你。”

“妈妈？”“嗯？”“我有个问题。”“好。”“你在手袋里捏什么？”她拉出她的手，手里什么都没有。“就是捏捏。”她说。

尽管这是让人特别忧伤的一天，她看起来还是那么、那么美丽。我一直试着想办法告诉她这个，但我想出来的办法都很奇怪，很不合时宜。她戴着我给她做的手链，这让我觉得十分得意。我喜欢为她做饰品，因为我做的饰品让她感到幸福，而让她幸福，是我存在的理由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梦想是接管我们家的珠宝生意，但现在，这已经不是我的梦想了。爸爸时常告诉我，我太聪明，不能搞零售。我

觉得这没有道理，因为他比我还聪明，如果我太聪明，不能搞零售，那他就真的太聪明，不能搞零售。我这么跟他说了。“首先，”他告诉我，“我不比你聪明，我只是知道的东西比你多一些，而这仅仅是因为我比你岁数大。父母总是比他们的孩子们知道得多一些，而孩子总是比他们的父母聪明。”“除非那孩子是智障。”我对他说。他对这句话不置可否。“你说‘首先’，那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如果我真聪明，那我怎么在干零售？”“这倒是。”我说。然后我又想起了什么：

“等等，如果家里没有人来管理珠宝生意，那它就不能叫家族珠宝生意了。”他对我说：“当然还可以这么叫。只不过会是别的家族的珠宝生意罢了。”我问：“那么，我们家怎么办呢？我们会做别的生意吗？”他说：“我们是要做点什么生意。”我想起我第二次坐加长轿车：那个房客和我一起去挖爸爸的空棺材。

我和爸爸有时候会在星期天玩一个很棒的游戏，叫文艺复兴探险。有时候，文艺复兴探险很简单，比如他让我去从二十世纪的每一个十年找回一样东西——我很聪明，带回一块石头——有时候又难得难以置信，要花两个星期才能做完。我们做的最后一个游戏——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一个——是，他给了我一幅中央公园的地图。我说：“还有呢？”他说：“还有什么？”我说：“提示呢？”他说：“谁说一定得有提示？”“总是有提示啊。”“这句话本身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一个提示都没有？”他说：“除非没有提示也是一个提示。”“没有提示也是一个提示？”他耸耸肩，好像压根儿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太喜欢他耸肩的样子了。

我那天整天都在公园里走，寻找能够告诉我什么事情的东西，但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向人打听，问他们是否知道我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爸爸设计文艺复兴探险的时候，就是让我一定要去和人交谈。但我找的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反应：咋回事？我在水库周围找线索。我阅读所有灯柱和树上的招贴。我在动物园里查看关于动物的描述。我甚至请放风筝的人把风筝卷起来让我查

看，尽管我知道线索不大可能在风筝里。但爸爸就是这么精细。什么都没有，这可是太不幸了，除非“什么都没有”本身也是一条线索。

“什么都没有”算一条线索吗？

那天晚上，我们叫了左公面筋当晚餐，我注意到爸爸用叉子吃饭，尽管他用筷子很熟练。“等等！”我说，站了起来。我指着他的叉子。“这把叉子是一条线索吗？”他耸耸肩，在我看来，这可是一条大线索。我想：叉子，叉子。我跑到我的实验室，从柜子里的盒子里拿出我的金属探测器。因为我晚上不能单独去公园，奶奶和我一起去了。我从八十六街入口开始，十分细心地走着，就像那些割草的墨西哥人一样，这样我就不会漏过任何东西。我知道昆虫叫得响，因为那是夏天，但我没听见它们叫，因为耳塞堵住了我的耳朵。只有我和金属的地下世界。

每当金属探测器的叫声变得密集的时候，我就叫奶奶用手电筒照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戴上白手套，从工具包里拿出手锹，然后特别小心地开始挖掘。看见什么东西时，我就像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那样，用一只画笔轻轻地擦去上面的尘土。那天晚上我只搜了公园里一块很小的地段，但是我挖出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一把回形针，还有我觉得是台灯上你一拉就亮的那根链子，还有放在冰箱盖儿上的寿司形状的磁铁，我知道寿司是什么东西，但我自己巴不得不知道。我把所有的证据都放进一只袋子，然后在地图上标出了我找到它们的位置。

回家以后，我在我实验室的显微镜下，一件一件地检验物证：一只弯曲的勺子，一些螺丝，一把生锈的剪刀，一台玩具汽车，一支笔，一个钥匙圈，某个眼睛特别糟糕的人坏了的眼镜……

我把这些证据拿给爸爸看。爸爸在厨房桌子旁一边看《纽约时报》，一边用红笔在上面标出错误。“这是我找到的。”我说，用装物证的盘子将我的猫赶下桌子。爸爸看了看，点点头。我说：“怎么？”他耸耸肩，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又继续看他的报纸。“你难道都不告诉我究竟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吗？”巴克敏

斯特呜呜叫着，爸爸又耸了耸肩。“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搞对呢？”他在一篇文章里的某个地方画了一个圈，说：“另外一个看问题的方法是，你怎么可能搞错呢？”

他站起来去喝水，我查阅他在报纸上画圈的地方，因为他就是那么诡计多端。这是一篇关于一个失踪女孩的文章，人人都认为是那个干了她的国会议员杀了她。几个月后，他们在岩石谷公园发现了她的尸体，岩石谷公园在华盛顿特区，不过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谁也不在乎了，除了她的父母。

声明，利维的父亲在自家房子后面一个临时搭起的新闻中心里对成百名新闻记者读了他的声明，他坚定地重申自己的信心：他的女儿能够找回来。“我们不会停止搜索^①，除非得到了非常可信的理由让我们停止搜索，也就是，钱德拉回家了。”在随后简短的提问时段，《国家报》的一个记者问利维先生，他说的“回家”是不是“安全回家”。利维先生情绪激动，说不出话，他的律师拿过了麦克风。“我们仍然希望并祈祷钱德拉安全，但同时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

这不是报纸上的错误！这是给我的一条线索！

接下来三个晚上，我天天都会去公园。我挖出了一只发夹，一撮分币，一枚图钉，一个大衣架，一节九伏电池，一把瑞士军刀，一个小小的相框，一条叫图尔波的狗的狗牌，一张包装锡纸，一枚戒指，一把剃须刀，还有一只特老的怀表，时间正停在五点三十七分上，虽然我不知道这是早上还是晚上的五点三十七分。但我还是搞不明白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发现得越多，明白得就越少。

我把地图在桌子上铺开，然后用 V8 牌饮料的罐子压住地图的边

① 本书中用下划线表示红圈。下同。

角。我发现东西的地点，看起来像是宇宙间的星辰。我像一个星相学家那样把这些点连起来，如果你像一个中国人那样把眼睛斜眯起来，地图上所有连起来的点看起来有点像“脆弱”这个词。脆弱。什么东西脆弱？中央公园脆弱吗？自然脆弱吗？我发现的东西脆弱吗？图钉不脆弱。弯曲的勺子脆弱吗？我擦了连线，将点另外连了一回，连出了“门”字。脆弱？门？然后我想到了 porte，就是法语里的“门”字。我擦了连线，把点连成了 porte。我开窍了，我可以将这些点连成“电子人”、“鸭嘴兽”、“奶子”，甚至奥斯卡——如果你把眼睛眯得特别像中国人的话。我可以将它们连成差不多任何我想要连成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我没有接近任何东西。现在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应当发现什么。这又成了我睡不着的一个原因。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不能看电视，虽然我可以租借经许可后我可以看的资料片，我也可以读我想读的任何东西。我最喜欢的书是《时间简史》，尽管我事实上还没有读完，因为数学特别难，妈妈也没法帮我的忙。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就是第一章的开头，斯蒂芬·霍金讲了一个故事，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作一次关于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围着太阳系转，诸如此类的讲座。然后大厅后面的一位女士举起手来说：“你告诉我们的都是垃圾。世界实际上是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一块平板。”于是科学家就问她，那乌龟是站在哪里。她说：“它的身体下面全都是海龟！”

我热爱这个故事，因为它告诉我们人们能够有多么无知。也因为我爱海龟。

最坏的那一天结束几个星期后，我开始写很多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是能让我心情稍微轻松一点的少数几桩事情之一。有一件怪事：我不用普通邮票，而我收集的邮票，包括很名贵的邮票，有时候，这让我觉得，我这么做，是否是想故意抛弃一些东西。我头一封是写给斯蒂芬·霍金的。我用了一张印着亚历山大·格雷厄姆·

贝尔^①的邮票。

亲爱的斯蒂芬·霍金，

我能当你的门徒吗？

谢谢，

奥斯卡·谢尔

我想他是不会回信的，因为他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我这么平凡。但是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斯坦递给我一封信，用我教给他的“美国在线”的那种声音说：“你有邮件！”我跑了一百零五级台阶跑到了我们家的公寓，再跑到我的实验室，再跑进我的壁橱，再打开我的手电筒，再打开信封。里面的信当然是打印的了，因为斯蒂芬·霍金不能用手，因为很不幸，他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这个我知道。

谢谢你的来信。因为我收到的信很多，我不能亲自回信。不过，请记住，我读了并存下了每一封来信，希望哪一天能够给每一封信它所应得的认真回复。

你最忠实的，

斯蒂芬·霍金

我打通了妈妈的手机。“奥斯卡？”“电话没响你就接了。”“你都好吧？”“我需要一个塑封机。”“塑封机？”“我有一样美妙得难以置信的东西要存起来。”

爸爸过去总是在我睡前给我掖被子，他会讲最棒的故事，我们会一起读《纽约时报》，有时候他会用口哨吹《我是海象》，因为这是 he 最喜欢的一首歌，尽管他解释不出这首歌有什么意义，这一点让我很

① 亚历山大·贝尔(1847—1922)，美国发明家和企业家，电话的发明者。